

备连线——战争状态下到处是新闻，但现场的画面必须由她来提供。

与此同时，她还写起了战地日记。她记录下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，那些在战火里努力活着、不放弃希望的普通人。她希望用他们的欢喜与悲伤，记录下战争带来的伤痛与苦难。

“玻璃要擦，花要买，节要过”

战争期间，一幢楼被导弹击中，一半楼房坍塌。李睿采访的一家人，妻子和三个孩子睡在客厅，不幸遇难；丈夫独自睡在卧室，毫发无损，一家人就此生死两隔。“其实平时是丈夫睡在客厅，妻子孩子睡在卧室，但那天恰好丈夫感冒，为了给他好的休息环境，妻子跟他对调了一下。”

还有一家超市的老板，他在德黑兰奋斗多年，一个炸弹，让他的超市和车都被炸没了，儿子还活着，但肋骨骨折了，虽然政府报销了医药费，其他赔偿却仍未落实。为了生计，一家人又在旁边租了个店面继续开超市，骨折的儿子一天都没休息，坚持上班。

令李睿难以忘怀的，还有一位骑摩托车的中年壮汉。黝黑的皮肤，粗糙的双手，像是常年劳作的力工，他把车停下来看着废墟半天没说话。李睿走过去问他有什么感受，他没有说话。她以为他不会回答了，转身回到车里，没想到男人追

了上来，对她说：“我不喜欢美国，也不喜欢哈梅内伊。但是他被外国人杀死，我感到难过。这是我的国家，它被炸成这样，我感到难过。我们那么多年年轻人死了，我也感到难过。”说着说着，他的眼睛湿润了，豆大的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
战争中的伊朗，在李睿的镜头和笔下呈现出一种撕裂感——巨大的痛苦与顽强的生命力并存。

伊朗努鲁孜新年前，李睿打算到当地一个集市做采访，局势紧张，她原本以为天天轰炸的日子里，很少人到街面上来，结果李睿惊呆了。

“就像是地上冒出来的人一样，特别多。集市上到处都是鲜花，人们脸上是过年前的喜悦，也没有人理会防空炮嘣嘣嘣的声音……他们照常购置年货、买金鱼，几乎感觉不到战争的存在。”李睿还采访了一位带娃的妇女，问她为什么此时还要布置房子，对方告诉她：“有可能我们家会被炸，但我想把房子弄得漂亮些，让我心情更好。”

李睿（左）采访伊朗踏青节。



或许这就是伊朗人，几千年的文明史让他们有一种见惯风雨的淡定和松弛。李睿的同事、摄影师穆森的丈母娘，在战争期间依然保持着擦玻璃的习惯，尽管每天街面的灰尘都会把窗户弄脏。这是一种无声的宣言：她控制不了有没有炸弹，控制不了物价飞涨，控制不了世界动荡，但她能控制自己家的窗户干干净净——阳光依然照得进来。

今年的踏青节，李睿再次感受到这个国家的神采。

按照传统，伊朗新年的第十三天叫踏青节，也叫“躲鬼节”，人们必须走出家门，到公园、郊外、草地上去，把过去一年的晦气和不顺统统“带走”，象征新的开始。

尽管国家在战争中，但李睿来到国家公园，发现这里的草地上坐满了一家一家的人，有人在烤肉，有人在喝茶聊天，有人打牌，有人抽水烟，小孩子在草地上跑来跑去。远处偶尔还能听到炮轰的声音，但人们好像已经习惯。有人告诉她，这是战争以来第一次全家一起出来。还有人说，他们每年都出来，今年也一样。

一位没戴头巾的女生把她叫过去，说：“你不要以为伊朗人都好战、都希望战争、都只想着胜利。很多人其实并不想要战争。但是战争也不是我们能选择的。我们能做的，只是继续生活，去适应生活，因为生活还是要继续。”

公园另一边，政府组织了活